

朱子語類

彙校

肆

〔宋〕黃士毅 編
徐時儀 楊艷 彙校



朱子語類

彙校

肆



〔宋〕黃士毅 編

徐時儀 楊艷 彙校



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類卷第五十三

孟子三

公孫丑上之下

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章「二」

「以德行仁者王」。所謂德者，非止謂有救民於水火之誠心。這「德」字又說得來「三」，闊，是自己身上事都做得到「三」，是無一不備了，所以行出去便是仁。闕。

彝叟問：「『行仁』與『假仁』如何？」先生云：「公且道如何是『行仁』、『假仁』？」江兄「四」云：「莫是誠與不誠否？」先生曰：「這個自分曉，不須問得。如『由仁義行，非行仁義』處却好問。如行仁，便自仁中行出皆仁之德。若假仁，便是恃其甲兵之強、財賦之多，足以欺人，是假仁之名以欺其衆，非有仁之實也。故下文言『伯必有大國』，其言可見。」又曰：「成湯東面而征

西夷怨，南面而征北狄怨^{〔五〕}，皆是拯民於水火之中，此是行仁也。齊威公之在當時^{〔六〕}，周室微弱，夷狄強大，而^{〔七〕}威公攘夷狄，爲^{〔八〕}王室九合諸侯，不以兵車，這只是仁之功。終無拯民塗炭之心，謂之『行仁』則不可。^{〔卓〕}

王不待大言、不待大國而可以王，如湯以七十里、文王以百里伯者，則須有如是資力，方可服人。^{〔憫〕}^{〔九〕}

問「以力假仁」、「以德行仁」。先生曰：「『以力假仁』，仁與力是兩個；『以德行仁』，仁便是德，德便是仁。」問「霸」字之義。曰：「霸即伯也，漢書引『哉生魄』作『哉生霸』，古者『霸』、『伯』、『魄』三字通用。」^{〔夔孫〕}

孟子曰「〔一〇〕仁則榮章

「仁則榮，不仁則辱」。此亦只是爲下等人言。若是上等人，他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？伊川易傳比卦「〔二〕」彖辭有云：「以聖人之心言之，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。以後王之私言之，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。」蓋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附其民，猶勝於全不顧者，政此謂也。^{〔憫〕}

孟子曰「三」尊賢使能章

「市廛而不征」。問：「此市在何處？」曰：「此都邑之市。人君國都如井田樣，畫爲九區：面朝背市，左祖右社，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。宮室前一區爲外朝，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。後一區爲市，市四面有門，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。賦其廛者，謂收其市地錢，如今民間之鋪面錢。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以抑之，少則不廛而但治以市官之法，所以招徠之也。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、治爭訟、譏察「三」異言之類。市中惟民乃得入，凡公卿大夫有爵位者及士者皆不得入，人則有罰。如『國君過市則刑人赦，夫人過市則罰一幕，世子過市則罰一帑，命夫、命婦過市則罰一蓋帷』之類。左右各三區，皆民所居。而外朝一區，左則宗廟，右則社稷在焉。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概也。」綱。

或問：「『法而不廛』，先生謂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，「二」如何是市官之法？」曰：「周禮自有，如司市之屬平價、治爭訟、謹權量等事，皆其法也。」又問：「『市，廛而不征』、『法而不廛』是如何「一」？」曰：「『市，廛而不征』，謂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賦若干，如今人賃鋪面相似，更不征稅其所貨之物。『法而不廛』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，雖廛賦亦不取之也。」又問：「『古之爲市者，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，有司者治之耳』，此便是市官之法否？」曰：「如「一」漢

之獄市、軍市之數，皆是古之遺制。蓋自有一個所在以爲類「一七」，其中自有許多事。」廣。

「『市，廛而不征，法而不廛』，如伊川之說如何？」曰：「伊川之說不可曉。橫渠作二法，其說却似分明。」謨。

至問：「『廛無夫里之布』。周禮：『宅不毛者有里布，民無職事，出夫家之征。』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，罰之，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。不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是如何？」曰：「亦不可考。」又問：「鄭氏謂民無常業者，罰之，使出一夫百畝之稅，一家力役之征。如何罰得恁地重？」曰：「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，農民賦稅丁錢却重，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，都不管他。」因說：「浙間農民丁錢之重，民之彫困，不可開眼。」「一八」

孟子曰「一九」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

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」。人皆自和氣中生。天地生人物，須是和氣方生。要生這人，便是氣和然後能生。人自和氣中出，所以有不忍人之心。傳「二〇」

「『天地以生物爲心』。譬如甄蒸飯，氣從下面袞到上面，又袞下，只管在裏面袞，便蒸得熟。天地只是包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，袞一番便生一番物。他別無勾當，只是生物，不似人便有許多應接。所謂爲心者，豈是切切然去做，如云『天命之，豈諄諄然命之』也？但如磨子相似，只管

磨出這物事。人便是小胞，天地便「二」是大胞。人首圓象天，足方象地，中間虛包許多生氣，自是惻隱，不是爲見人我一理後方有此惻隱。而今便教單獨只有一個人也自是有這惻隱。若謂見人我一理而後有之，便是兩人相夾在這裏方有惻隱，則是仁在外，非由內也。且如乍見孺子入井時有惻隱，若見他人入井時，也須自有惻隱在。「三」又問：「怵惕惻隱，莫是因怵惕處動而後見惻隱否？」「三」曰：「不知孟子怎生尋得這四個字，恁地好！」夔孫。

「天地以生物爲心」。天包着地，別無所作爲，只是生物而已。亘古亘今，生生不窮。人物則得此生物之心以爲心，所以個個肖他，本不須說以生物爲心。緣做今語句難，故着個以生物爲心。憫。

問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」。曰：「天地之心只是個生，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。如草木之萌芽、枝葉條幹，皆是生方有之。人物所以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，纔不生便乾枯死了。這個是統論一個仁之體。其中又自有節目界限，如義禮智又有細分處也。」問「偏言則一事，專言則包四者」。曰：「以專言之，則一者包四者；以偏言之，則四者不離乎一者。」憫。卓同。〔三四〕

問：「『非惡其聲而然也』，集注云『聲，名也』，是惡其被不救之名否？」曰：「然。」人傑。〔三五〕

問：「如何是『發之人心而不可已』？」曰：「見孺子將入井，惻隱之心便發出來，如何已

得！此樣說話，孟子說得極分明。世間事若出於人力安排底便已得，若已不得底便是自然底。「祖道。」

方其乍見孺子人井時也着腳手不得。縱有許多私意，要譽鄉黨之類，也未暇思量到。但更遲霎時則了不得也。是非、辭遜、羞惡雖是與惻隱並說，但此三者皆是自惻隱中發出來。因有那惻隱後方有此三者，惻隱比三者又較大得些子。「義剛。」

或問：「非納「三六」交、要譽、惡其聲而怵惕惻隱形焉，是其中心不忍之實也。若納交、要譽、惡其聲之類一毫萌焉，則爲私欲蔽其本心矣。舉南軒如此說，先生集注却不如此說。」曰：「這當作兩截看。初且將大界限看，且分別一個義利了却細看。初看惻隱便是仁，若恁地殘賊便是不仁；羞惡是義，若無廉耻便是不義；辭遜是禮，若恁地爭奪便是無禮；是非是知，若恁地顛顛倒倒便是不知。且恁地看了又却於惻隱、羞惡上面看，有是出於至誠如此底，有不是出於本來善心底。」「賀孫。」

先生問節曰：「孺子人井如何不推得羞惡之類出來，只推得惻隱出來？」「節」「二七」以爲當他出來。曰：「是從這一路子去感得他出來。」「節。」

如孺子人井如何不推得其他底出來，只推得惻隱之心出來？蓋理各有路。如做得穿窬底事，如何令人不羞惡！偶遇一人衣冠而揖我，我便亦揖他，如何不恭敬！事有是非，必辨別其

是非。試看是甚麼去感得他何處一般出來。節。

孟子論「乍見孺子將入於井，怵惕惻隱」一段，如何說得如此好？只是平平地說去自是好，而今人做作地「二八」說一片只是不如他。又曰：「怵惕、惻隱、羞惡，都是道理自然如此，不是安排。合下制這『仁』字，纔是那傷害底事便自然惻隱。合下制這『義』字，纔見那不好底事便自然羞惡。這仁與義都在那惻隱、羞惡之先，未有那惻隱底事時已先有那愛底心了，未有那羞惡底事時已先有那斷制裁割底心了。」又曰：「日用應接動靜之間，這個道理從這裏迸將出去。如個寶塔，那毫光都從四面迸出去。」側。

問：「伊川言『滿腔子是惻隱之心』如何？」「二九」。曰：「此身軀殼謂之腔子。能於此身知覺痛處，見於應接，「三〇」方知有個是與不是。」季札。

或問程子謂「「三一」滿腔子是惻隱之心」。先生曰：「此身軀殼謂之腔子。而今人滿身知痛處可見。」銖。」「三一」

賀孫「「三二」」問：「『滿腔子是惻隱之心』只是此心常存，纔有一分私意便闕了他一分。」曰：「只是滿這個軀殼都是惻隱之心。纔築着便是這個物事出來，大感則大應，小感則小應。恰似大段痛傷固是痛，只如針子略挑血也出也便痛。故日用所當應接更無些子間隔，癢痾疾痛莫不相關，纔是有些子不通，便是被些私意隔了。」賀孫。

問：「『滿腔子是惻隱之心』，或以爲京師市語『食飽時心動』。〔呂子約云。〕曰：「不然。此是爲『動』字所拘。腔子，身裏也，言滿身裏皆惻隱之心。心在腔子裏亦如云心只在身裏。」問：「心所發處不一，便說惻隱，如何？」曰：「惻隱之心渾身皆是，無處不發。如見赤子有惻隱之心，見一蟻子亦豈無此心！」〔同學。〕

問：「如何是『滿腔子皆惻隱之心』？」曰：「腔，只是此身裏虛處。」問曰：「莫是人生來惻隱之心具足否？」曰：「如今也恁地看。事有個不穩處便自覺不穩，這便是惻隱之心。林擇之嘗說：『人七尺之軀，一個針劄着便痛。』」問曰：「吾身固如此，處事物亦然否？」曰：「此心應物不窮。若事事物物常是這個心便是仁，若有一事不如此，便是這一處不仁了。」問曰：「本心依舊在否？」曰：「如今未要理會在不在。論着理來他自是在那裏，只是這一處不恁地便是這一處不在了。如『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』，忽然有一鄉人自不服化稱王稱伯，便是這一處無，君臣〔三四〕也只在那裏，然而他靠不得。不可道是天理只在那裏，自家這私欲放行不妨。王信伯在館中，范伯達問：『人須是天下物物皆歸吾仁？』王指牕櫺問范曰：『此牕還歸仁否？』范默然。某見之，當〔三五〕答曰：『此牕不歸仁，何故不打壞了？』如人處事，但個個處得是便是事事歸仁。且如牕也要糊得在那裏教好，不成沒巴鼻打壞了！」問：「『仁者以萬物爲一體』，如事至物來皆有以處之，如事物未至不可得而體者，如何？」曰：「只是不來〔三六〕這裏，然此理也在這

裏，若來時便以此處之。」直卿。〔三七〕

問：「『滿腔子是惻隱之心』，如何是滿腔子？」曰：「滿腔子是只在這軀殼裏，『腔子』乃洛中俗語。」又問：「惻隱之心固是人心之懿，因物感而發見處。前輩令以此操而存之，充而達之。不知如何要常存得此心？」曰：「此心因物方感得出來，如何强要尋討出？此心常存在這裏，只是因感時識得此體。平時敬以存之，久久會熟，善端發處益見得分曉，則存養之功益有所施矣。」又問：「要惻隱之心常存，莫只是要得此心常有發生意否？」曰：「四端中，羞惡、辭讓、是非亦因事而發爾。此心未當起羞惡之時而强要憎惡那人，便不可。如惻隱，亦因有感而始見，欲强安排教如此也不得。如天之四時亦因發見處見得，欲於冬時要尋討個春出來，不知如何尋，到那陽氣發生萬物處方見得是春耳。學者但要識得此心，存主在敬，四端漸會廣充矣。」居仁。〔三八〕

「滿腔子是惻隱之心」。不特是惻隱之心，滿腔子是羞惡之心，滿腔子是辭遜之心，滿腔子是是非之心。彌滿充實，都無空闕處。「滿腔子是惻隱之心」，如將刀割著固是痛，若將針劄著也痛。如爛打一頓固是痛，便輕掐一下也痛。此類可見。○

仁是根，惻隱是萌芽。親親、仁民、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。夔孫。〔三九〕

惻隱羞惡也有中節、不中節。若不當惻隱而惻隱，不當羞惡而羞惡，便是不中節。○

既仁矣，合惻隱則惻隱，合羞惡則羞惡。節。

不成只管惻隱。須有斷制。德明。

先生云：「『義』便作『宜』字看。」洽。〔四〇〕

「尋常人施恩惠底心便發得易，當刑殺，爲〔四一〕此心便疑。可見仁屬陽屬剛，義屬陰屬柔。」直卿云：「只將『舒斂』二字看，便見喜則舒，怒則斂。」公晦。〔四二〕

仁義是發出來嫩底，禮智是堅硬底。公晦。〔四三〕

仁義是柔軟底，禮智是堅硬〔四四〕底。仁義是頭，禮智是尾。一似說春夏秋冬〔四五〕，仁禮〔四六〕是陽底一截，義智〔四七〕是陰底一截。淵。〔四八〕

問：「孟子以惻隱爲仁之端，羞惡爲義之端。周子云『愛曰仁，宜曰義』，然以其存於心者而言，則惻隱與愛固爲仁心之發。然羞惡乃就耻不義上反說，而非直指義之端也。『宜』字又〔四九〕是就事物上說。不知義在心上，其體段如何。」曰：「義之在心，乃決裂果斷是〔五〇〕也。」柄。〔五一〕

或問孟子〔五二〕「四端」。曰：「看道理也有兩般，看得細時却見得義理精處，看得粗時却且見得大概處。四端未見精細時且見得惻隱便是仁，不惻隱而殘忍便是不仁；羞惡便是義，貪

利無廉耻便是不義；辭遜便是禮，攘奪便是非禮；是非便是智，大段無知顛倒錯謬則爲「五三」不智。若見得細時，雖有惻隱之心而意在於內交、要譽，亦是不仁了。然孟子之意本初不如此，只是言此四端皆是心中本有之物，隨觸而發。方孺子將人於井之時，而怵惕惻隱之心便形於外，初無許多涯涘。」卓。

「伊川嘗說：『如今人說力行是淺近事，惟知爲上，知最爲要緊。』中庸說『知仁勇』，把知做辯初頭說，可見知是要緊。」賀孫問：「孟子『四端』何爲以知爲後？」曰：「孟子只循環說。智本來是藏仁禮義，惟是知恁地了方恁地，是仁禮義都藏在智裏面。如元亨利貞，貞是智，貞却藏元亨利意思在裏面。如春夏秋冬，冬是智，冬却藏春生、夏長、秋成意思在裏面。且如冬伏藏，都似不見，到一陽初動，這生意方從中出也未發露，十二月也未盡發露，只管養在這裏，到春方發生，到夏一齊都長，秋漸成漸藏，冬依舊都收藏了。只是『大明終始』亦見得，無終安得有始！所以易言『先王以至日閉關，商旅不行，后不省方』。」賀孫。

惻隱、羞惡、辭讓、是非，情也。仁、義、禮、智，性也。心，統性情者也。端，緒也。因情之發露而後性之本然者可得而見。季札。

四端本諸人心，皆因所寓而後發見。五四

問：「『四端』之『端』，集解以爲端緒。向見蔡文」五五」季通說『端乃尾』，如何？」曰：「以

體、用言之，有體而後有用，故端亦可謂之尾。若以終言之，則四端是始發處，故亦可以端緒言之。二說各有所指，自不相礙也。」廣。

「四端未是盡，所以只謂之端。然四端八個字，每字是一意：『惻』是惻然有此念起；『隱』是惻然之後隱痛，比惻是深；『羞』者，羞己之非；『惡』者，惡人之惡；『辭』者，辭己之物；『讓』者，讓與他人；『是』、『非』自是兩樣分明。但『仁』是總名。若說仁義便如陰陽，若說四端便如四時，若分四端，八字便如八節。」又曰：「天地只是一氣，便自分陰陽，緣有陰陽二氣相感，化生萬物，故事物未嘗無對。天便對地，生便對死，語默動靜皆然，以其種如此故也。所以四端只舉仁義言，亦如陰陽。故曰：『立天之道曰陰與陽，立人之道曰仁與義。』」明作。

王丈說：「孟子『惻隱之心』一段論心不論性。」曰：「心性只是一個物事，離不得。孟子說四端處最好看。惻隱是情，惻隱之心是心，仁是性，三者相因。橫渠云『心統性情』，此說極好。」閔祖。

仁義禮智，性也。且言有此理。至惻隱、羞惡、辭遜、是非，始謂之心。德明。

「四端是理之發，七情是氣之發。」問：「看得來，如喜怒哀惡欲，却似近仁義。」曰：「固有相似處。」廣。

王德修解四端，謂和靜言：「此只言心不言性。如『操則存，舍則亡，出入無時，莫知其鄉』，

亦只是言心。」曰：「固是言心。畢竟那仁、義、禮、智是甚物？仁、義、禮、智是性，端便是情。纔說一個『心』字，便是着性情。果判然是二截，如何？」〔五六〕「德修曰：「固是『心統性情』，孟子於此只是說心。」〔文蔚〕

道夫〔五七〕問：「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』一章，〔五八〕前面專說不忍之心，後面兼說四端亦是仁包四者否？」曰：「然。」〔道夫〕

問：「仁得之最先，蓋言仁具禮智義〔五九〕。」曰：「先有是生理，三者由是〔六〇〕推之。」可學。〔六一〕

問：「仁是天地之生氣，義禮智又於其中分別。然其初只有〔六二〕生氣，故爲全體。」曰：「然。」問：「肅殺之氣亦只是生氣？」曰：「不是二物，只是斂些。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氣。」可學。〔六三〕

蜚卿問：「仁恐是生生不已之意。人唯爲私意所汨，故生意不得流行。克去己私則全體大用，無往〔六四〕而不流行矣。」曰：「此是衆人公共說底，畢竟緊要處不知如何。今要見『仁』字意思，須將仁、義、禮、智四者共看，便見『仁』字分明。如何是義，如何是禮，如何是智，如何是仁，便『仁』字自分明。若只看『仁』字，越看越不出。」曰：「『仁』字恐只是生意，故其發而爲惻隱，爲羞惡，爲辭遜，爲是非。」先生曰：「且只得就『惻隱』字上看。」道夫問：「先生嘗說『仁』字就

初處看，只是乍見孺子入井，而怵惕惻隱之心蓋有不期然而然便是初處否？」曰：「恁地靠着也。不得。大抵人之德性上有此四者意思，仁便是個溫和底意思，義便是慘烈剛斷底意思，禮便是宣著發揮底意思，智便是個收斂無痕迹意思。性中有此四者，聖門却只以求仁爲急者，緣仁却是四者之先。若常存得溫厚底意思在這裏，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揮，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，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。若將別個做主便都對副不着了。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。」問：「仁卽性，則『性』字可以言仁否？」曰：「性純是性，^{〔六五〕}如^{〔六六〕}人身，仁是左手，禮是右手，義是左脚，智是右脚。」^{〔七七〕}蜚卿問：「仁包得四者，謂手能包四支可乎？」曰：「且是譬喻如此。手固不能包四支，然人言手足亦須先手而後足，言左右亦須先左而後右。」直卿問：「此恐如五行之木，若不是先有個木，便亦自生下面四個不得。」曰：「若無木便無火，無火便無土，無土便無金，無金便無水。」道夫問：「向聞先生語學者『五行不是相生』^{〔六七〕}，合下有時都有，如何？」曰：「此難說，若會得底便自然不相悖，喚做一齊有也得，喚做相生也得。便雖不是相生，他氣亦自相灌注。如人五臟，固不曾有先後，但其灌注時自有次序。」久之，又曰：「『仁』字如人釀酒，酒方微發時帶些溫氣便是仁，到發得極熱時便是禮，到得熱時便是義，到得成酒後却只與水一般便是智。又如一日之間，早間天氣清明便是仁，午間極熱時便是禮，晚下漸涼便是義，到夜半全然收斂無些形迹時便是智。只如此看，甚分明。」^{〔六八〕}道夫。